

记忆中的民间吹鼓手

□高东安

为人世间迎亲送殡的民间吹鼓手班子,是我儿时心中神圣的音乐殿堂。只要碰上婚丧公事,我都会抛下小伙伴,疯了似的一头扎进人堆里,痴迷地倾听吹鼓手们忘情地吹奏,直到整个身心完全沉醉融化。

那时,婚礼上最吸引我的就是礼炮声中花轿落地后,吹鼓手们开始大显身手:先是两个嘴角上的唢呐齐吹,然后又把两支唢呐插入左右鼻孔双吹,并得意地点燃两支香烟,分别含在两个嘴角,朝围观人群扮个滑稽鬼脸,憨足劲,涨红着脸吹起激越欢快的迎亲曲。

喜结良缘的一对新人,在悦耳美妙的唢呐声中,一拜高天厚土,二拜父母高堂,然后夫妻对拜,新娘缓缓步入洞房。

当人们的视线再度返回吹奏大师这边时,唢呐仍在吹,香烟仍在燃烧。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叹为观止。然而,吹奏的高潮并未到来。

吹奏艺人张口换气一瞬间,又将两只香烟塞进左右鼻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两只唢呐依旧在吹,两支香烟依旧在燃烧。正当傻了似的人们为大师叫好之时,只见大师嘴一张,又将其中一支唢呐的哨子用牙叼下来,舌头一弹卷进嘴里,继续把一支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的铜唢呐与含在嘴里的哨子一呼一应,一高一低吹得山响。如此这般地反复两三次,引起一片欢声雷动。至此,喜庆的高潮终于达到了巅峰。

每次观看后,我都激动兴奋得好几天忘不下。

然而,吹鼓手班子的艺人们为逝者送行时,吹奏的曲调又是那样的悲凉揪心!

出殡之日,吹鼓手双手握紧大半人高的铜号,朝着逝者大门高高扬起,运足气,鼓满劲——呜,一声低沉而又凄凉的哀号,为逝者忙碌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永远的句号。

苍凉缠绵的唢呐声,是生者与逝者



最后的倾诉。

肝肠寸断的唢呐声,是让生者记住每年的清明。

人的一生只能有一次,铜唢呐就是最好的见证。

送一程,哭一程。

哭一程,送一程。

唢呐声声满别情。

童年的我,随着送葬人流缓缓前行,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缕淡淡的忧伤——我已不清楚,是送葬人的悲痛深深地感染了我,还是那回肠九转的唢呐声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只是默默地流泪。

只有这时,活着的人才会在这苍凉的唢呐声中猛醒,才会重新正视人生的苦短,才会倍加珍惜每一寸光阴,才会反思自己:是不是趁老人还活着应该好好地孝敬他——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老的,你也会撒手西去的。

感谢古老的唢呐,感谢具有幽幽灵性的神奇唢呐。

注定今生今世我与抒写人生悲欢离

合的唢呐有缘。

我多么渴望拥有自己的一支心爱的唢呐。

15岁那年,我瞒着家人,偷偷跟着一个吹鼓手老师学起了吹唢呐。半年后,一曲《苏武牧羊》竟吹出了荒漠北国雁南飞,苏武持节望回归的悲怆之情,老师夸我有悟性,邀我入班,可家里人死活不答应。最后,那位可敬的老师把那支经历世间沧桑的铜唢呐送给了我作为纪念。我紧紧握着老师的手不放,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听说那位我永远也难以报答的老师被聘到了县剧团。

走过了无数次春花秋月,与我心灵息息相通的铜唢呐一直陪伴着我。

如今,心中的吹鼓手班子虽然早已失散多年,可耳畔依旧时常袅袅萦绕着那深沉而悠远的唢呐声,犹如天籁之音,抚摸着我那寂寞的心田,让我静静地感受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让我默默地回味着人生的苦辣酸甜。

唢呐声声,情满人间。

□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小说连载 70

记住乡村

□金海湖

(接上期)

这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高家峪村每家每户的屋檐上都挂满了几尺长,像小孩子胳膊一样粗的冰挂。大雪已经封山,低矮的茅草房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积雪,一些木心生虫的树都被大雪压倒了,树枝砸在厚厚的雪地上,软绵绵地几乎听不到声音。山上的沟沟壑壑也被积雪填满了,山包都变成了圆鼓鼓的,看不见枯枝也看不见荒草,放眼望去远近都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这么大的雪,金锁和翠花没法上山放羊,山里人也没啥副业,在家里闲得慌就支起箩筐扣麻雀儿玩。

麻雀也不是啥稀罕的鸟儿,身上又没多少肉,俩人就在金锁家的院子里扣了放、放了再扣,瞎折腾着玩。金锁爷爷和金龙这几天一直在县大队和刘队长商量着开春后端垛庄据点的事。女人们在家里忙活着一大家人的穿衣吃饭。金额这段时间一直惦记着二嫂,整天心神不宁的样子,蹲在一边看着金锁和翠花两小无猜地扣麻雀玩。

“金锁、翠花,你俩别玩了,过来,我有话问你们。”金额喊,你俩的生辰八字让奶奶找人看了吗?别不合适,将来闹得像我和二嫂一样。

翠花嗒嗒地说:“大叔,自从你和二嫂姑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娘就托人给我和金锁算了,我和金锁不相克,你放心吧!”

金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缓缓地吐说:“你这俩孩子的命运真好,我和二嫂咋就这么惨呢!”

“大叔,你想想我二嫂姑了吧!这还不好办,我有好主意让您见到二嫂姑,说不定你还能和她在一起待的时间不短呢。”金锁嬉笑着放。金额一把拽过金锁的手:“快说,浑小子,你有啥好主意?”金锁趴在金额的耳朵上,一阵嘀咕,金额笑了,连声称好。

金额情绪好转了,和金锁说:“叫上你二叔和三叔,我领着你和翠花咱爷几个上山撵兔子去。”

大雪封山,有的兔子窝里没食物了,它们就得出来寻东西吃。兔子的腿短,山上没雪时在硬地上蹦跳如飞,快得连细狗都追不上,但是一到雪地里就坏事了,兔子一蹦就会陷进软绵绵的雪地里。如果碰巧一下落进雪坑里,兔子的身子就会一下子陷进去,越肥大的兔子陷得越深,兔子在雪里越挣扎周围的积雪,越往下陷。狗就不要紧,狗的腿长啊!在雪地里奔跑能踩到实地,腿就能用上劲,所以这时如有猎狗蹦蹦跳跳地追上来,很快就会把兔子一口掐住,给主人趾高气扬地叼回来。

翠花把家里的两条细狗唤了回来,金锁家里还有两只大黄狗,五个人、四条狗就浩浩荡荡地上山了。这天运气真不错,刚出村口,金额就看见一片麦田里一只灰兔在扒拉积雪想啃底下的青苗儿,金额一挥手带着人和狗高喊着“逮住了,逮住了”向兔子冲过去。野兔哪见过这阵势,扭身想往树林里跑,但是身下的雪太厚了,实在蹦不动啊!被一条细狗追着积雪几十步就追上了,一口咬住脖子,给翠花叼了回来。翠花欢喜得不得了,抚摸着细狗的额头以示奖励。然后大家又带着狗群向山上冲,这一上午四只狗抓了6只野兔。在快冲到山顶的时候,狗群忽然一阵不安的骚动,金锁停下身一激灵,向翠花一指:“翠花,你看有狼爪印,四个狼爪印三个较深,一个较浅,是头狼又回来了。”

翠花现在守着四个男人和四只狗,胆子可大了,“头狼再来不是寻死吗!俺家独耳大侠小金锁一冲他吼,还不把它吓瘫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未完待续)

胡山极顶的庙宇和哨堡

□于夫

胡山位于章丘东南部,海拔693.8米,巍巍然而雄立。旧《章丘县志》记载:“脉自黄巢顶来,至此山五十里,陡起一峰,极高大,东南一望,连峰杳嶂。”在地理上,胡山隔胶济铁路、济青公路与北部长白山主峰摩诃顶对峙相望。“两面山峰一川通”,是胶东半岛进入省府济南的门户守望者。

胡山极顶似一朵大蘑菇。通信铁塔是制高点。离铁塔数米,还有一处六边形的古塔基石遗址。旧时,胡山极顶有一座古塔,在老章丘城(今绣惠镇)都可望得见。传说在日出时登临塔顶能望到东海的粼粼波光。在日寇侵占山东时期,日军在山下操练,将塔用作了山炮的靶子,数发炮弹落下之后,古塔便消失在硝烟之中。

古塔遗址西北是老君祠。这座古老的庙宇和东门是胡山仅仅保留下来的古建筑物的两处残体。其建筑形式是“内拱外瓦”。即内部为无梁拱券,外部修饰硬山独脊黛瓦翘檐。外观与一般砖瓦结构庙宇相同,内观却为全石结构拱室。如今,老君祠外部结构已基本不存,只剩下了方石砌成的拱室和石门石窗。幸而石门上的“老君祠”三字还清楚。

老君祠右是一处隐藏在树影中的近代军事建筑哨堡。哨堡水泥结构,顶层为台,中层为室,室下是一条倾斜的地道,通向堡外出口。上个世纪50年代,胡山腹部山洞为某舰队的储油仓库,运油铁路通往普集镇火车站,与胶济铁路对接。油库驻有海军部队保卫,百姓称之为“海军工地”。此哨堡是观测空中飞机和瞭望山下情况的军事设施。“海军工地”早已撤离,哨堡也早已废弃。登上哨堡俯视山下,百峰巍巍耸立,千壑幽幽深遂,“胡山八庄”清晰可点。

哨堡下是大殿遗址。遗址南临峭壁,北依极顶,建筑已经不存在。但透过其高大的筑台基础,宽宽的石级规模和两



胡山老君祠

只巨大的无首龕龕,仍能让人感到当年建筑的宏伟与雄姿。遗址中有两块厚重的石碑。一块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重修胡山庙宇时李开先撰写的《胡山记碑》。碑文记载,胡山顶峰有婆翁庙、天公地母祠、天孙玉女殿。

另一块石碑是清朝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胡山庙宇碑。碑文中记载:“章丘之胡山,巍巍十里,崇山峻岭,四面环绕而中峰独立。”“自唐迄宋,有庐于此者亦为久矣。”并记述了康熙年间胡山道士毕太和奔走长江南北,不辞辛劳十方募化,意欲重修庙宇殿堂的事迹。但其意愿未酬,遗憾仙逝,直至道光年之后,其弟子马本辉、王合敬继承先师遗志,“不厌其苦,实嗣承之……自谋营建,率弟子成此巨观,伟矣!辉,童颜鹤发,往来彼谷,步履轻捷,夫谁知其八十矣。”



胡山大殿柱石